

# 胎 儿

## ——破开孕妇的肚皮

种村一男

(指挥班长 曹长)

1943年5月，59师团（师团长细川忠康中将）、54旅团（旅团长长岛勤少将）、独立步兵111大队（大队长坂本嘉四郎中佐）在山东省莱芜县、章邱县一带进行“肃清讨伐”行动时，我的中队是支队，和本队分开后见人就杀，见村就抢，到处破坏。因为每天都破坏和行军，士兵脸色发黑，满是污垢的衬衫和沾上尘土的服装破烂了，背上背着的便衣、布、鞋、鸡等抢来的物品像山一样，一瘸一拐，伸长脖子，瞪着眼睛寻视着，就以这种姿态进入了大王义附近一个村庄。此时已经是稍微过了正午。

“搜罗一切武器、弹药、物资！”在村越中队长命令下，士兵们虽然累得只能拖着腿跑，但还是争先恐后地向村子里飞奔。一进村便敲门，把门踢破，把缸和桌子翻倒过来打碎。

“藏到哪儿去了？”士兵们互相高喊着敲打地面，混杂着噗哧噗哧到处捅破顶棚的声音。村子在混乱不堪里一个接一个地被破坏得乱七八糟。

“这儿很彻底，什么也没有！”

“好，下面一家！”我很得咬牙切齿，高喊着不知所措的分队员，率先从一家闯进另一家。

“畜生！这儿不是什么也没有吗？”我气得发昏，猛然向空荡荡的房里的瓦盆踢去。那里面煮的草芽、树皮，在屋内到处飞散。

“哼，如果不抓住村里的人问问，在这里一样东西也找不到！”我这样想着。为了找出居民隐藏的东西，我带着已经狼狈不堪的吉田上等兵，瞪着充血的眼睛，一家一户地奔走。跑到村西头，有一间房子，窗户破了，从倒塌的墙壁中露出了土坯，稻草屋顶只剩下一半。

“有人！有人！”吉田上等兵用激动的声音叫了起来。

“好，拖出来！”我一边高喊着，一边跟在吉田上等兵的后面跑了进去。

大约是怀孕的身子快要临产，不能和村子里的人们一起逃出去吧，在那里有一个二十八九岁的圆脸女人，在额头上贴着三四贴止痛膏药，痛苦地皱着眉头，好容易支撑着抬起上半身，靠在火炕角的墙壁上，呼哧呼哧喘着粗气。她一方面困难地呼吸，一方面像保护似的遮盖着大肚子，一动不动地注视着。她也许一直是躺着的，脚下一床薄薄的露出棉花的被子被推到一旁。

“班长，这家伙也许是民兵的妻子！”吉田上等兵洋洋得意地说。

“啊，太好了！这小子可找到好东西了。又是孕妇，只要稍微逼问一下，也许很容易就都说出来了。”我内心暗自高兴，一面连连舔着嘴唇，一面步步逼近孕妇。这时，孕妇在炕角越来越往后缩，要挤破墙似的摩擦着身体，微微哆嗦着，颤抖着，眼睛则似乎连眨一眨都忘了，直盯着我的眼。

“嗯，可爱的小东西。”我这样想着，一边说“走吧”一边跨上炕来。

“大人，大人，我有病。”这是她的回答。她把身体挤向炕角，想努力逃脱。

“嘿，这个娘们，是病人！要是老实点出去，你就会得意啦！”我横眉立目、脸色通红地说道。“你走吧！”我猛然对准她的胸口亮出了手枪。孕妇的脸色刷的变得苍白了。她咯咯地咬着牙，一动不动直盯着我，像是要用头去顶那颤抖的大肚皮似的，把脸俯了下去。

“大人……我有病。”她哆嗦着肩头说。

“哼，少说废话！你被发现了是运气。出来吧！”我抓住哆哆嗦嗦的孕妇后脖领，从炕上把她推了下去。

“哎哟！”孕妇咕咚一声倒栽葱摔倒在屋里的土地上，呼哧呼哧喘着气跪了起来，用手撑着好不容易才抬起身体，断断续续地说：

“大人……大人……我是有病呀！”她用一只手指着大肚子，好不容易把身体支撑着，一步一步往屋里后退。在她的脸颊上，流出两三道细长的泪痕。她把脸突然朝向一边，一言不发了。

“嘿，真麻烦！吉田，拽她出去！”激怒的我，和在后面看着的吉田上等兵，粗暴地抓住孕妇的后脖领开始拉了。纽扣脱落，缝补的单衣后背撕破了。孕妇大约是怕拉出去，紧紧抱住门口的柱子。我要揪下咬着牙拼命抱柱子时的那只手，不断用脏鞋踢着，拖拖拉拉的把她拽到了村子当中。拖过的地方留下了腰一般宽的深沟，像把道路挠破似的左右弯曲，到处留着滴下来的鲜红的血迹。

看到士兵们什么也没找到的村越中尉，坐在搬出来摆在

院子前面的椅子上，傲慢地仰靠着椅背，皱起了眉头。他一面抽抽着因颜面神经痛而苍白的脸颊，一面把各小队长叫到跟前大骂道：“用了100多人的军队，却连一支枪也找不出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各位军官，你们是瞎眼睛吗？”

“队长，我找到了一个好东西。”我把孕妇拽到他跟前说道，“唉，这是一个死皮赖脸的娘们。”我将那孕妇推了一把。孕妇嘭的一声笨重地向前摔倒了，呼哧呼哧地大口喘着气，不能动弹。靠近她的肩膀，村越中尉露出了卑鄙的笑脸，开始了盘问：

“对我问的话要诚实回答，好吗？八路军的武器藏到哪儿去了？”听到这句话后松了一口气的军官们围着孕妇，等待她的回答，紧紧注视着她们。

孕妇颤动着肩膀，好容易用手撑着抬起了上身，好几次痛苦地反复说道：

“我有病，不知道。”

“步枪藏到哪儿去了？”村越中尉皱起眉头，把军刀刀鞘弄得乱响，话音也逐渐粗暴起来。

“……”

“那么，把子弹藏在哪儿了？”端起肩膀，抽动着半边脸的村越中尉问道。

“什么？你能不知道吗？”村越中尉啪的踢了过去。对着翻倒在地的孕妇那露出来的大肚子，他用手里拿着的皮鞭狠狠抽了下去。蛇一样的皮鞭深深地抽入腹肉之中。

“啊！”孕妇用经常使用锄头磨出茧子的两只干燥的粗手，紧紧抱着被打的大肚皮，抬起上身说：

“我什么也不知道。我就要生孩子了，让我回去。”她哆嗦着肩膀，对村越中尉恳求着，眼里溢满了热泪。

“哼，要生孩子！生谁的小崽子？好嘛，中国人生的小崽子都是八路！”村越中尉环视了一下围着的军官接着说：

“要让这样的东西活着，日后要出麻烦。好，今天让你们看看有趣的东西。”他傲慢地一屁股仰靠在椅子上，抚摸着自已那因颜面神经痛而吊了上去的半边脸，呆笑地注视着在眼前好容易把身体撑着抬起来的孕妇。

“没脸皮的娘们。对这边的问话也不回答，光是随便胡扯。”我一边这样想，一边焦急地看着。

“喂，种村军曹！今天要变个法子，刺乳房！”村越中尉抬起头来，一口气说道。

“好，你要是不说，我叫你说。”我瞪起发红的眼睛，扑向孕妇，猛然抓住她的头发，使劲地把她的上半身拽起来，并把她向后倒的身体扶住。

“啊！”叫起来的孕妇，在暴露的宽阔胸脯上抖动着一对大乳房。我浮现出蔑视的笑容。

“这样也不说吗？”我开始刺了。

“啊……”

“哼，疼吗？要是疼就说！步枪藏在哪儿？”

“啊！啊！”忍受不了的痛苦使她全身颤抖，她身体弯曲，拼命地想用粗糙的大手遮盖、保护乳房。从她的两手和乳房滴答着冒出鲜红的血来。

“哈哈……这家伙有意思。喂，再来！再来……”军官们看到孕妇冒出血后痛苦、难受的样子，狂热地大笑着。我听着他们的欢笑声，横眉立目歪扭着嘴，仍旧重复追问着：

“八路军把武器藏到哪儿去啦？”

“民兵去哪儿啦？”

“说！说！”我连续使劲拉着她的头发，不断地刺乳房。

我感到那使劲推开我的手的孕妇身体一下子发硬了。

“我有病呀……不知道……”她突然喷火似的叫着，使劲紧咬嘴唇，用非常憎恨的眼光盯着我，眼里燃烧着怒火。

“哼，还发狂！胡扯！这个也让你尝尝……”我啪的一声打了下去。孕妇咬紧牙关，哼哼着咕咚一声摔倒在地，只是不断地咬着嘴唇，使劲抬起头来。在她的脸颊上，有五条黑红色的指痕陡然显露出来。

村越中尉抽搐着半边脸，舔着嘴唇，观看孕妇的痛苦。他见那牢固咬着嘴唇说“我不知道”的孕妇态度强硬，不禁额上暴起青筋，把椅子弄得咯吱咯吱作响，愤怒地跺着脚高喊道：“哼，不行！给她喝水！”士兵们用熟练的手法，很快便按住了孕妇的头、右手、左手和脚。孕妇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，想要抬起来，左右转动着身体。她想用力抽出被按住的两手和两腿，可是担心胎儿，又停止了挣扎。火焰般的眼光一直射向我、村越中尉和军官们。然后，她又把眼睛慢慢地闭上，闭紧。

“哼，还抱希望吗？……”对于还没有行动的我，军官抬了抬下巴催促着：

“喂，快叫她喝！”

在四周为搜查武器而破坏村落的士兵，三三两两地集拢过来，一层层拥挤着，充满兽欲的眼珠发出异样的光，盯视着孕妇。我瞪着发红的眼睛，额头上流着急汗，用威胁的眼神盯着孕妇的脸，想把细小的短木棍强行塞进她那牢闭的嘴。这时，在我耳朵里听到吉田上等兵的声音：“班长，打水来了。”这声音也和喉中咕咕作响、眼睛充血、脸上带笑的军官的声音一样，好像是对我嘲笑似的。

“嘿，鞑娘们！不让塞进去吗？哼！”我咯吱咯吱地咬

牙切齿，气得发昏，脸色通红。“嘿！嘿！”我把短木棍从孕妇的牙缝咔嚓咔嚓地硬塞了进去。“呜！呜！”从咬牙忍耐着的孕妇的嘴里，通红的鲜血滴滴答答地沿着脸蛋儿落到地面上。

“噫，真费劲！吉田，赶快让她喝水……”听到我这种发泄似的高喊，正在独笑着的吉田上等兵好像是说他正等着呢。于是，就用水壶对着孕妇那咬着短木棍的嘴和鼻子，开始哗哗地浇进水去。

孕妇不愿喝水，憋住了气，像痉挛似的颤抖着身体。眼看着脸、头以及胸部完全像血管破裂似的通红地肿胀起来。

一瞬间吐了一口气，哇的一声喷出了很多的水，她开始用肩膀一起一伏地呼吸。

“喂，吉田停止！”我让吉田停止浇水，问道：

“哼，难受吗？要是难受就说！武器藏在哪儿啦？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不说吗？”

“……”

孕妇紧闭着眼，呼哧呼哧地喘着气，把塞在嘴里的短木棍咔嚓咔嚓用力咬着。

“哼，不说吗？好，吉田递过来！”我抢过水壶，瞪起发红的眼睛，歪斜着嘴：

“这样也不说吗？这样也……”我一边大喊着一边哗哗地浇水。

“呜！呜！”孕妇憋住气挣扎着，每发出一声呻吟，就咕嘟咕嘟地喝进了水。20分钟，30分钟，终于人事不省了。

“喂，死了吗？活该……”我泄愤地啪的向大肚子上踢去。孕妇的肚子发出沉闷的声音。

“喂，吉田上等兵，人工呼吸！”

“是……”从吉田上等兵的额头上流下油汗来。15分钟，20分钟……“呜！呜……”苏醒过来的孕妇用发呆的眼睛环视了一下四周，突然发觉似的哆哆嗦嗦地颤抖着身体，要丢掉塞在嘴里的短木棍，把手伸向嘴里。突然被按住手后，她只好咯咯地使劲嚼着那咬不动的小木棍。

“嘿，真行啊，看来还不够！”我一边抽动着眉毛，一边接着喊道：“说！不说吗？”我把水硬灌进去。10分钟，20分钟，孕妇的大肚子更加大了起来。

“呜……呜……”孕妇弯曲着身体，想要抽出被按住的胳膊，只是不时地用力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
“嘿，你是要我当众出丑吗？妈的，这样来一下。”我往干燥的喉咙里咽下唾沫，猛力地用穿脏的鞋踩在变得很大的孕妇的肚子上。一瞬间，孕妇“啊”的叫喊起来，把被按住手脚的身体左右弯曲，想要摆脱踩在肚子上的我的脚。我遭到突然的反抗后吼道：

“妈的，装蒜！反抗吗？……”我用尽全身力量刷地踩了上去。

“呜、呜……”吐出来的水在地面上流了三米远。孕妇在大口呼吸的一瞬间，“呜……”猛然拼出全身力气，推开按住她的士兵们的手，摸索着湿透的上衣底襟，使劲握紧。为了保护自己的胎儿，她拼命把上衣盖在露出的大肚皮上，呼哧呼哧喘不过气似的呼吸着。

村越中尉盯着紧闭眼睛一句话也不说的孕妇，抚摸着抽动的面颊，在歪斜的嘴角上浮现出笑容。突然，他抽动着肿得厉害的额上青筋，咯吱咯吱响着靴上的马刺，一脚踢倒了椅子说：

“好，我来干！”他粗暴地像要骑在孕妇头上似的弯下



腰去，哼哼地用鼻子笑着。

“肚子里的孩子可爱吗？皇军是来救你们这些为八路军受苦的老百姓的，懂了吗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八路把步枪藏到哪儿去啦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民兵家在哪儿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皇军是你们老百姓的朋友……”村越中尉信口开河刚说到这里，孕妇猛然睁开紧闭的眼睛，盯着他那仗势欺人时的脸，突然吐出了被塞进口里的小木棍，像极力反驳似的凝视着。她头发乱七八糟，紧咬嘴唇，眼里燃着憎恨的烈火，村越中尉见状脸色刷地变得苍白了。

“哼，翠娘们！让这样的家伙活着，将来可要找麻烦。就这样杀掉吧！”村越中尉一边瞪着充血的眼睛，咬着歪斜的嘴大喊着，一边哗啦哗啦响着马刺，突然“嘿”的一声用足力气，踩在变成紫黑色的孕妇的大乳房上。

一瞬间，和孕妇“呜呜”的痛苦声音一起，可以听到充满愤怒和惊讶的声音。这些声音是低沉的，是尖锐有力的指责。我们呼地一齐向发出声音的方向望去。

隐身在树木草丛里，不知有几十、几百只锐利的闪光眼睛，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我们。

“尽管来到这儿的时候一个人也没有，可是这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从哪儿聚集来的呢？老人、孩子……哼，大概是到了晚上恋窝回来的吧。”我内心这样想着。

“喂，种村军曹，正好，为了儆戒这帮人，赶快踩死

她！这狗东西！”村越中尉瞪着眼，抽动着歪斜的嘴唇说道。那孕妇紧闭着眼睛，只是不断地在咬紧的嘴唇里发出模糊的“呜呜”痛苦呻吟的声音。村越中尉使劲踩在孕妇胸上，刷地发出沉闷声音的一刹那，“哎呀！”随着一声悲愤满胸的喊叫，一个五六岁的孩子，从草丛中跳了出来。他朝这边跑了两三米，被一个嘴里喊着什么跑出来的老太婆突然抱住了。

在老太婆的胸前紧紧抱住的这个孩子，缩着肩膀，把手握紧，用发抖的小拳头紧紧抱住胸口，睁大小眼睛凝视着我。

“哼，小崽子！好，出来得正好！好好看看吧！”

“嘿，这样也不死吗？”气得发昏的我，两眼由于充血而变得通红，像是爱听乳房肉的沉闷声音，接连不断地踩着因血和泥而变成黑紫色的大乳房。

“呜呜！呜呜！”每次发出痛苦的微弱呻吟声音的孕妇，两手用力紧抱着大肚皮。她突然停止了呻吟，微微动了一下嘴唇，在脸颊上浮现出微笑，嘴里似乎要说什么，就在这一刹那，紧闭的眼睛刷地睁开，像闪电似的眨了一下。顿时，这张脸向旁边垂了下去，身体伸直，手足痉挛着。

“哼，终于不能动了吧！翠娘们！”我一边用鼻子冷笑，一边盯着身体痉挛发硬的孕妇。

“噢，队长！肚子里的胎儿在动！”我观察着说。

在大的肚子里，胎儿挥动着拳头，用力叉开双腿，鼓动着母腹，像是对我进行抗议，母腹小山似的鼓了起来。

“嘿，太好了！这东西！”我心里盘算着。

“队长，干掉吗？”我在村越中尉的脸上扫了一眼。他的表情是想说而不说，戏弄人似的嗤笑着，表示同意地点了点头。

“好！今后如果没有战争就一辈子也不能看到的事，现在让你们看看。有把这个肚子切开的人吗？”村越中尉用下

颚指了指孕妇，嗤笑着盯住四周士兵们的脸。一刹那，士兵们的脸色刷地苍白，面颊发硬起来。

大家喉中作响，眼珠转动，像偷看似的注视死去的孕妇的大肚皮——内有胎儿在动，和村越中尉的脸，没有一个人说“我来干”。

村越中尉额角的青筋不停地抽动。

他脸上的肌肉发硬，歪斜的嘴角痉挛。正在此时，他咬牙切齿，勃然大怒，喊道：

“你们来战地已经有一年了，可是连对这样的东西都不能动手，那怎么办？”

脸色苍白的士兵们憋住气，注视着队长的眼睛，额头上冒出油汗。

“哼，没有一点志气的东西们！”村越中尉红涨着脸向四周高喊，气得啧啧唾着嘴。

“种村军曹，切给我看看！”他向我努着下巴指了指。

士兵们如释重负，盯着我的脸。

“哼，没出息的家伙们！让你们好好看看受过野战训练的我的本事！”我带着自鸣得意和瞧不起别人的心情，环视着下士官和军官们的脸。

“喂，把剑递过来！”我抢过站在旁边的吉田上等兵的佩剑，握在手中，仔细看着在母亲上腹、下腹突出表现的胎儿的活动。

“畜生！连肚子里的小崽子也想要反抗我吗？嘿，看我的！”我咕嘟咽下了一口唾沫，突然瞪起充血的眼睛，风风火火地走近孕妇的尸体，“嘿”的一声对准心窝刺了进去。

全场寂静得连一声咳嗽也没有。在士兵当中只听到喉咙咽唾沫的声音。

“嘿！噫！”刺进去时，发出噗哧的沉闷声音。我想用未开刃的佩剑尽快切开，呼哧呼哧喘着粗气，皱起眉头，在干燥喉咙中咽下唾沫，胡乱下手了。

我从那肚子当中拉出血污满身的胎儿。刚一拉出来的时候，小手小脚都在动着。

“啊！”士兵们的眼光一齐集中在胎儿上。

“哼！哼！”村越中尉抽动着半边脸，抚摸着下巴，聚精会神地看着。

“呸，这个小崽子！”他瞪起充血的眼睛，从歪斜的嘴巴中露出牙齿，响着靴上的马刺，粗暴地走近小手小脚都在动着的胎儿旁边。

“哼，这就是人类的胎儿！好好看看！好嘛，这是反抗皇军的八路的蛋！”他大声喊着，向小脑袋瓜啪的一声踢去。

随着沉闷的声音，软脑袋顿时裂开，喷出来的血把周围染得通红一片。

“哼，怎么样？我的手段……”我一边说，一边看着军官。

“哇哈哈！”村越中尉皱起眉头，露出牙齿，张着大嘴笑着，像庙门泥塑的金刚力士那样挺立，面对着西沉的夕阳，全身染得通红。

士兵们看到这种样子，都吃惊地耸着肩膀。

“嘻嘻……”我一边笑一边看着。“好，让你们看看更有意思的吧！”我这样想着，瞪起充血的眼睛喊道：“这个，很可爱吧！”我使劲抓起那头上滴着血的软软身体，在睁着白眼、胎儿被切出的肚子上面，对准那用锄头磨出茧子的粗大双手紧抱的胸口，用力打去。

噗，响起沉闷的声音，刷地飞散的血把四周染得鲜红。

一瞬间，“啊……”抱紧小胸膛、喷火似的叫着的小孩

子，慈爱地抱着小孩子的老太婆，围在老太婆四周的老人、孩子，都紧握着哆嗦的手，目不转睛地瞧着我，眼里燃烧着义愤的火焰……

“嘿，这些混蛋老百姓，最好叫他们看看！”我冷不防把脑袋开裂的胎儿扔到那肚子绽开、全身染满血污的孕妇的宽大胸脯上，然后，对准死了的孕妇的脸啪的踢去。

随着一个迟钝声音刷地喷出来的血，在那不能抑制住悲愤的大大睁开的白眼和额头上，垂出两三条细小的血丝，一直流到地面上。

“哼，活该！”我发泄着无名火。“怎么样？看看我野战训练的本事！”我内心这样自我夸耀着，看了小队长一眼，便跑进队伍当中。

我被赶到这场只是为一小撮家伙谋利益而发动的战争中来，这只是我对中国人民犯下的许多罪恶中的一个事实。

现在，一想到这件事，就感到对不起中国人民，我心里无限悲痛。

讨厌战争！反对战争！

绝对不允许发动战争！

我坚决要求和平！

## 简 历

学历：高小毕业

旧部队名：第59师团第54旅团第111大队

年龄：36岁

（笔者情况不明）